

空同集



空同集卷第四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碑文八篇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

院修撰康長公古丞碑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於是并稱為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

元仕爲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
初爲武功學官 高皇帝時辟之爲燕王府長史後
出爲安岳縣知縣 文皇帝旣興乃召安岳縣知縣
爲刑部侍郎留北京輔 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勳德
文皇帝將封之爲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
勿賜贈秩蔭 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
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
禋 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
賈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元
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

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
官其二子以爵爲上林苑監正以禋爲監副已知
郎有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
侍郎子千金錙數十千緡 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
侍郎子於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
豪關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卜家原至 昭皇帝時始
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資
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
生健 睿皇帝時又有 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
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

書又祇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爲慢已迺竟授通政
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
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文
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
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
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以父其
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又試
關中又不第乃後歲一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
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爲南京太學生云而即
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心火是行揚

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
言勿爲嶢嶢人將缺焉勿爲皚皚人將污焉三子之
謂矣康長公旣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書
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絕若
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
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斑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
卽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韋孰化如
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
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可以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

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爲已菴已菴者止於閭也康長公故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日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干草昧之際世有顯宦聞人豪于關中今絕於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大夫欲心恒安逸者爲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痿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餽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爲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日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

年樹德曷觀康尚書今其子孫舖勳而啜積曷使人
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
尺寸而洞視徃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
使其遭遇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
銘曰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祠嗚呼遐
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禮
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
譬作堂室稼穡而部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
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神發
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魏
爵而崇位珠玉文以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
祥廣志如二子所也 以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
功南原草木撫撫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
人祔之是曰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平陽君生宣德庚戌四月辛未卒弘治壬子正
月癸巳年六十有三歲妻張氏封太安人生宣
德甲寅三月乙酉卒正德戊辰八月戊寅年七
十有五歲男子二人阜先卒年十有八歲海取
尚氏女子一人嫁爲乾州人習五車妻

明故監察御史冷君墓碑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
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
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
山是也余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比黜碑于廢寺吳石
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堅瑾禍云余
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
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
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
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
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 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

衛永遠克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
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
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
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冤
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
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
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
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
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
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及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

於是謀手其產日闕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乖自主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吊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徃在 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武鄉縣武君墓碑

武君者武鄉縣人也諱處字勢雄生二男子長曰威次曰盛弘治間武威爲扶溝丞三年忽心動卽日起治裝歸歸逾月喪其母逾年又喪其父卽武君也縣喪祭故鮮禮而扶溝丞葬祭其父母則以禮含斂作木主起祠屋咸創自丞丞又來乞表其父墓余曰嗟乎武君余聞其人蓋任俠者云成化間武鄉丞張翔

扑殺豪吏王禡而禡父輒呼其家衆圍官寺將禽翔
是夜翔縋城出匿武君家武君家在城西十里段村王禡家
衆卽又圍武君家武君於是勒其子弟若鄉少年盡
死與王禡家衆敵論以禍福卒解翔難及後翔以他
事免而武君輒又率其數騎送出境以還張翔謂人
曰生我者武彪也而晉土故堅勁民豪觀史稱蓋再
代諸白是已今有武君然武君不專以力豪而喜下
賢士夫又曾爲繕梁除道建塾數事而縣俗故苦晉
其畎畝人有老死不紵葛衣紈阿者并不見諸純麗
物武君則創道導之桑使務紡績今稍稍成效矣前郭

解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史氏嘉焉及若
孝弟事未著也武君其父病嘗糞糞苦武君喜父病
乃愈武君生永樂癸卯正月十一日卒弘治壬戌
五月十二日年八十歲娶李氏舉人李森女長君六
歲先二年卒有孫男子六人云扶溝丞曰我先世太
谷人諱建沁州知州始徙武鄉諱祥縣務都監官諱
從義山北廉訪司知事諱季良輝州學教授至國
朝有諱炳文者爲縣主簿於武君爲高祖

太康縣安氏塋碑

太康縣西岡曰侯陵而安氏塋焉蓋葬者五世矣塋

西南塋亦安氏二丘前並七丘後纍纍斜然迷莫知
誰墓而今塋四凸而中凹如掌形一世益于安爲高
祖益生二子曰居曰全葬之左居三子曰泰曰康曰
庠全二子曰慶曰庸葬之右泰子曰柱曰杞康子曰
盤曰止曰吉庠子曰樞曰崇慶子曰和葬左前柱子
曰清曰深曰浩杞子曰洪止子曰仁曰倜樞子曰鑰
葬右前吉子曰行又稍前而安之縣也則自丁氏丁
氏者益母也丁氏兄爲元平章官元亂平章官提兵
過太康乃挈其妹甥北而丁氏中流矢道死而平章
官乃獨挈其甥北已而舅甥復相失而益自轉徙于
長子因娶長子張氏亂定夫婦歸乃始鋤荆棘誅草
蔭埽墓丘創室廬亦難矣李子曰今之葬蓋專言地
理家云質體魄徼利福計枯腐饜潤澤君子蓋羞稱
焉然中古以來顧率尚之今號稱賢豪人亦往往談
青烏信眠牛而望氣者言陟侯陵望安氏塋逆推其
必盛今考其一世一人二世二人三世五人四世一
十二人五世二十二入六世二十八人貴而知州者
一人康是已推官者一人吉是已進士知縣者一人
仁是已壽而官者一人崇是已義而官者二人國子
生者一人縣學生者三人王官者二人吏而未官者

三人賢而篤行者世有之揆其言不虛矣而予則謂
人道邇天道遠向使安氏族大而橫富而違禮貴而
怙勢譬之本根旣撥枝葉必萎卽令葬者乘生氣據
王相陽來陰受支就干合未必盛若是而今人靡察
顧時時覓勝地擇利穴冀發其子孫斯何異于弗耕
而餒曰天也豈不悖哉左生則又謂予曰行蓋有二
男子云長曰邦次日都峩冠施紳安門之封胡于今
塋樹柏千建堂豎門翼之以屋覆碑以亭爰成父志
李子曰甚哉人道之邇也今觀侯陵安遠而彌繁盛
而彌賢颯颯乎猶朱陳王謝焉是果地里使之然否
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安氏之謂矣予旣爲之
碑復系之銘銘曰於維安氏肇自武威漢有安成厥
宗用輝憲英悖傑施及牧丙靖寇康國南土是屏喪
亂中飢胥淪胥遷碩果不食太康僅延於昭爾祖童
年孤嬰舅挈之北母隕于兵艱難化離危而竟立生
還沒寧嗣衍族集苞桑旣固爪蹙聿馨有媛者女待
召掖庭暴殂帝驚歸骸特錫綵帛黃金傳馬有駟迺
有推官敬刑明寃實發我祥奕奕言言邑尹罔究予
也實惜策名馳譽孰云匪積雖有弗顯咸敕迺躬氣
滋木茂土腴禾豐種禾維陰種禾維飽勤力者獲勤

德者報彼曰行者于義彌敦約已厚施爰穆群昆二
子章甫如璵如璫履美紉芳孝敬靡諼墓門式啓堂
廂翼翼列栢翁椿井逕修直禰蒸是歸族姓攸聚踰
踰濟濟威儀孔度牛羊載陳壘華苾芬來歆來格優
如有聞里人用欽爰効爰則丘木勿翦過墓者軼

真樂翁墓碑

真樂翁者南宮縣人也字楨夫名幹姓劉氏生正統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年
七十有九歲業卜城南十里王村葬矣翁孫曰濂者
舉進士知杞縣徵爲御史過大梁見空同子述翁之

而泣而請所弗朽焉于是空同子始知南宮有
也夫世嘗言人有幸不幸者有由然哉遼遼之
域竒絕之山汪瀆之川靈異之木詭恠之石耳目未
之聞見載籍未之紀記文史未之稱述聞焉竟無聞
者舉天地間豈少哉而顆珍枝寶隻禽孤獸光色羽
毛苟殊于其類一爲人傳播則慕之者求獲之者憐
失之者惜豈其物真大殊哉遇有幸不幸耳故蒼蠅
驥尾君子譬之斯遷氏發青雲之嘆而重傷泥途之
難也夫真樂翁者固淳行力道之偉夫也進取志厄
功名不著于春秋乃竟蕪沒草莽畎畝間以死使非

其孫顯而亟揄揚之斯與遼遼之山川木石異邪翁
父諱明母曰崔氏崔之卒也庶母孫理其家事翁事
之母君子之言孝也以舜損祥爲至者以其母繼也
庶又有間矣而翁母事之不謂淳行哉翁故貧尚儉
獨購書不費之愛也每燕居令子孫誦說書史會意
便欣然喜曰古之言不難知難于行耳誦之而不行
猶不誦也諸子孫環拱曰唯唯翁顧之笑曰樂乎遂
自稱真樂翁斯不謂力道者哉道故仁仁故長長故
亮直亮直故急難故居也爭者聽其平悖者言其平
暴者沮柔者恃而出也群而和醜而讓見溺則援

以偉人之行也非一珍一寶一光一色一羽一毛者
倫也然鄉之人知焉矣出其鄉弗知也同其出者知
焉莫出之不之同者弗知也何也窮僻之邑無青雲之
媒幽貞之士鮮驥尾之求故也故予于真樂翁有重
嘆焉嘆者何也悼賢之無聞而慨善之易泯又悲幸
也邑之長老曰翁二子曰錫曰鎧錫爲知縣六孫曰
濂曰河曰濤曰沱曰藻曰渚濂爲御史不可謂無聞
得空同子撰述不可謂泯王村之塋翁無心而獲地
不可謂不幸夫信斯言也則易之視履考祥驗邪卽
詩之日監在茲者邪不幸于人而幸之天無聞于身

而聞之子若孫遂以之不泯所謂積善餘慶者邪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張公者杞人也名廷恩字世榮號雲庄子世居西岡
曰張大公者 國初自墾地數千畝大公生欽欽生
普普娶于胡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生張公初普爲縣
學生力行有聞於是徙杞之草營居而以墾地之半
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張公十三歲耳奉遺言權
厝其父母喪於郭西翁旣孤微然有媿之夫五成富
盛招之使營生公弗從乃返西岡而居會族有橫者
欺公少而貧而侵并其墾地之半謀曰渠孤兒耳有

言則阱之公聞之怒直于官竟歸我田是時張公弱
冠耳勃勃英氣逼人矣土俗租地畝錢百張公則八
十已而曰吾地畝租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閒者
計其入反倍於他由是富盛而張公智負氣用才然
又施故布衣雄數郡嘗如杞還西岡單馬袖鐵尺望
見人聚路塞問之曰有生馬齧人公立馬上瞪久之
下乘馬杖鐵尺步而前而生馬者果奮鬣揚蹄張口
來噬公舉尺擊破其頂斃焉神氣自如上馬不顧而
去地嘗水公力主藝稻稻熟水且復至或幸之曰雲
庄子智乎公令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則

四之又令曰崇土如堆數公且徃第分其稻堆已堆
則標之幟又令紉其秸圍稻崇土上人衆而力齊卒
免之水人服其才是歲獲稻數千張氏愈富而盛乃
於是時大治屋廬于西岡歸睢曠斥墟莽數盜公之
室垣塹重邃是故鈴柝不設而終其身無伏梁遺縑
之警雖德其施者印之心亦勢使然耳初公治室造
土車百人一車十車一長首止而尾動厥環無端略
如水車肩之義齊而均無憂于惰勤其糶倉穀日入
錢緡竟無弗明者或問之曰凡倉穀入記之簿予第
令一僕主其出如簿數則已又令一僕主入緡緡頭

封識其姓名有弗明責之渠也昔人謂世非乏才
晦隨遇卽有豪雄之倫使青雲是違驥尾莫附則桑
間止于餓夫胯下終于寒士雖肩輿負勇登壇效能
安所庸哉夫以張公之智之才之力使從十萬橫行
匈奴則長城必屹於塞北王庭宜絕於漠南顧歿齒
草野卧烟霞獵鹿豕終焉悲夫弘治間輸金二百鎰
助邊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銜雖出入驕擁
位勢甲於鄉人然亦奚益矣今鄉黨每述其輕財之
行曰張公遷其父母葬令狐城始相地地主曰畝四
十金公卽與四十金旣葬構室固墉森森柏松白燕

巢其墓廬嘗歲凶公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或不能還直則約來秋還所直來秋或又不能還直則舍之正德間勦流賊官軍過杞公饋之芻五千居無幾歲凶公助之賑出粟千已而歲又凶公又助賑粟千弗給二子自出粟數百繼焉公聞之喜曰真吾兒也巡撫官兩遣羊酒花紅勞公于杞奉 詔建坊于巷間移文曰仗義竭忠父子同心斯皆其大者如此乃其未試之才深藏之智固有莫之知者正德間惡少有陷公權奸者逮如京公處之裕如竟白還乃竊嘆曰先民有言富者怨之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羅况它哉况它哉於是鬻遠田四千畝於人約三年耕有獲還其直復謂二子曰若輩勿忘我志也嘉靖七年饑二子各出粟千二百賑之撫按官以 聞奉 詔各建坊如其父歲再饑弟出粟千撫按官奏 聞自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尋以兄捐金五百請授文職行將復沐 恩矣至今如公之里門者見表義之坊父子輝映聞以禮讓稱不以豐財顯則公之善已裕後不可以爲世法乎李子曰仁惠其弗義義惠其弗勇勇患其弗智智患其弗才今以雲庄子所事觀之果何

若人哉夫豐城之氣非華莫識荆山之輝遇和始彰
故平世則雄伏豹隱亂離則龍翔虎躍人非盡拙時
有利鈍然也今觀雲庄子之才智強力不謂之勇邪
不義邪仁邪而埋耀草莽竟不一試于世此非時使
之邪公以嘉靖三年二月八日卒年七十有五配楊
氏淑德懿行無忝內助先公卒子男二長希仁國子
生次希義國子生授兵馬進指揮使女五長適孫懷
經次王洪運次王尚友俱國子生次馬敷政縣學生
次康岳監官孫男四益祚永祚錫祚俱國子生衍祚
又五長適劉喬松縣學生次周世子妃次孫繁次
震亨縣學生次聘許繁周王以姻故又素知公
訃聞悼焉遣官如祀祭是年四月十五日葬公令孤
城從父兆也嘉靖八年冬李子作文樹碑

權博施墓碑

權濟字博施澄城縣人也其墓在縣城西十里段庄
社權君蓋有男女各三男曰惟均曰惟平曰惟誠監
生也女之壻曰雷頂曰許世昌曰楊復性嘉靖四年
許君以知縣陞開封府通判是時權君歿而葬者三
年矣許君見李子請曰嗟舅氏窆銘矣而墓未表也
敢請于執事者李子曰夫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

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風天下也何也人無有不激之而興者也故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許君曰嗟舅氏厥行足揚之矣足勸之矣足以勵生而警後足以式之鄉風之國天下矣敢以表請于執事者李子曰夫厥行云何許君曰舅力稼穡志孝友體無踰服口鮮過味聚而能散有而不居李子曰是勤敬儉義人也表哉許君曰舅宗族睦閭黨愛僮僕惠飲必醉醉不亂召必徃徃必先來必留留必款李子曰是和易平實之倫也表哉許君曰舅嘗授散官矣不冠不帶也曰吾野服逍遙人也嘗賓之鄉飲矣舅不之心也曰吾何行而賓于鄉李子聞之乃驚曰是高人也夫自世教之衰也聞假衣冠以銜俗者矣不聞其不冠不帶也聞求賓飲以欺時者矣不聞其賓之而不赴也是二者人之高也表哉夫人之好惡未有不同者也不揚不激不興不與不勸自是權氏子孫不有念其先者乎生者不愧于死者乎鄉之人不有慕之而效者乎是誰勸之也故曰表死以勸生也表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自是風之國風之天下不有勤敬儉義者乎和易平實者乎又不有不銜俗

不欺時者乎未必非權氏之功也按權氏世居澄城趙宋時有爲元帥者得至權恩恩生亨亨生通通生允中允中生士賢士賢生宗仁宗仁生定定生濟也濟娶楊氏克相其夫成厥行合葬于斯墓表其大者他見于銘志者不表

勅賜愍節祠碑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德七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

賜額返櫬營葬樹石表閭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人初閩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胤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慎邏謹謀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

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屋
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乘一騎來
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辨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
徇于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
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
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
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群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惛將
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叫罵愈厲遂
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
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
於節節莫貴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
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徇國忠也之死
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
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
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
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
治封疆守焉兵起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陳不死是謂
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是謂弗節社稷不死
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何
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也

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於是覷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鯨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於乎上蔡無慙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侯名思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廿九日生侯茂山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廿二日死年三十並返荆軻山而葬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間咸足報往勸來顯章昭典矣而初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義能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爲秋霜皎爲日星生爲俊豪死爲神靈惟是貪夫有覷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我

自爲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巖巖霍侯萬夫之特懷
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衆我
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刃頸可斷不斷者心騰
氣爲虹奔雷爲音怒爲之颺憤爲之露上帝是訴群
彪竟擒夫死于君妻死于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
子憐悼錫贈蕃優血食茲土有恤其字禴蒸是承清
酒肥羜威儀儼嚴景光輝耀白馬悅來朱旂大纛戶
風泠泠若色若笑殲妖戡厲我氓攸保

空同集卷第四十二

空同集卷第四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墓志九篇

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公遷葬志銘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
卒葬白塔兒原梨園中葬二十二年而爲正德五年
於是始遷於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北四百步而近
李夢陽曰嗚呼古不修墓乃余今忍銘我外舅焉按
左氏永新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而公曾祖曰
左東吳稱堂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爲知

州公知州公爲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劾之章謫
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
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驛年數歲知州公起
尉氏知縣從舟行墮水流里所出不死天順五年河
決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爲其孫廣
武郡君後六年誥授公朝列大夫爲儀賓云恭靖王
周定王第八子於 高皇帝爲庶孫而周定憲時儀
賓最貴重於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逢則以鞭相揖
及公爲儀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蜀益
駿馬見諸所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平也

乃獨敬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美貌奇偉作詩
畫今祿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車矧
如儀賓矧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
鎮國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輒騙其
金資居無何將軍貧積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
輒又日謹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
呼曰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
自度將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
邪衆業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能以全券
見還乎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自往貸諸豪

富家縉諸豪富故雅重公乃無不願與縉如其半數
公又輒陰易絲絮布帛錫等昂其直與債家因又
勒其半三之一而卽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
歲餘諸所負者皆平矣公病革強起坐會氣絕將軍
曰嗟我固謂吾兒爲佛也力主坐葬於是公有四子
長曰國璿年十三歲次曰國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玉
次曰國衡年各四歲以卑穉蓋咸莫克成我公葬事
公卒十四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年國玉卒將葬國
璣號哭向母郡君叩頭以請曰夫葬者所以安體魄而
棲靈神也乃我父忍宮營逮茲郡君哭曰嗟女夫謂

何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乃於是謀
徙于今墓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脫落
故衣衾弗朽也是時郡君髮毵毵皤矣率其二子四
婦孫四男二女暨厥壻厥壻外孫環之哭嗚呼公
詐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人爭田邊
我田公乃置酒召爭者謂曰第捐其餘與我乃其人
慙罷爭亦不侵於我田卽今葬地云蓋左氏三世異
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壇墓其彭夫人襄陽墓知州
公永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驛墓崔夫人尉氏墓惟
公墓今并葬其二子銘曰下不墊黃泉上不見白日

改而安之公以室

左舜欽墓志銘

左舜欽者我外舅第三子也名國玉字舜欽母曰廣武郡君以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七日生舜欽會孝宗皇帝改元詔下故其小名曰弘保兒云生四歲喪我外舅十八娶鄭氏女鄭氏女母曰遂寧郡君廣武郡君同母弟也舜欽遂連生二子年二十四以病卒李子曰嗟哉天乎舜欽竟以此死邪仁者不壽乃余則何言矣前余罹首禍黜還尋被鉤織械繫北行厥勢雷轟山崩人人自保竄匿若將及之舜欽獨力疾

從酷暑無晝夜行飢渴蓋是時瑾威權熾矣顧頗獨禮修撰康海敬之於是舜欽爲書上康子累數十百言其大要有四言瑾持天下衡必不以私怨殺人一又爲天下惜才必不忍殺李子二又康子必匡瑾以古大臣之業三又康李義交也卽爲之死諍不爲過四康子爲欽容謝焉旣歸疾愈益甚於是治居于東野墟中茅屋土垣學辟穀道引之術蓋逾年竟卒以正德五年六月十三日從父葬于新墓銘曰奕奕大左肇自逢橋八百雲布英森秀翹爰有東吳實生仁宏再世不仕子孫以興桓桓爾祖邦之司直秉志不

易中路鍛翮於惟我舅先訓是敦光光巨藩來儀作
賓郡君作配顯王維孫高祖太祖厥封廣武惟茲郡
君淑貞奉姑誕育三雛玉也挺如嗚呼弟玉孰使女
挺孰奪其永急難在心我淚如縷銘于堅石子目其
瞑

儀賓左公合葬志銘

正德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
舉人國璣筮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
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
里至其祖母崔瑩西獲地焉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

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言遷之
園東四百步而公長子國璿苑葬從之三子國玉死
又從之四子國衡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
國璣盡發其諸櫬奉之西郡君葬既與公合而諸等
墓各如禮從其日爲嘉靖元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
康墻保坳也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
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爲太祖
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
郡君生十六年而婚於左左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
逢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謫炎方驛丞而繼娶

于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炎方已而承擢尉
氏知縣携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尉氏見公遂以
之婚郡君爲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籍宗人府云公
修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皆鉅
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鷹犬蓋僕從都入則引醇
飫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崔之殂也公廬諸墓無何
疾昇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慎惠持
禮奉姑暨夫無殊于家人陳姑崔面背咸姑及庶姑
邵面背又咸姑而夫之殂也屏澤飾卸華綺蔬素終
身怒不至詈笑不見斷終其身弗踰閩見人也然

天其三子過痛痿痺瀝瀝涎已又亡其女暨邵氏姑
又折其冢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子左
驂始有婦左駟左駟左駟俱孺孫女初歸于李
昆女夫李夢陽曰於正賢罔壽壽罔愉老罔偕三者
天下之至哀也矧又貽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廬郡
君雖貴人然孀居憂罄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
知使賢者弗穀銘曰田有弗獲黃矢闕之種有弗苑
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未茲宅
茲聚茲陽發陰茲驅神役祇由本達支以乘厥生以
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觀厥成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銘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永新人曰仁宏者生恭
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
君成化乙未十月己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
恭靖王孫王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
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爲
封丘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幼
婚妣咸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妣左氏儀賓則
顧獨喜入白其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
也曰夫非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
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爲弘治辛亥
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及
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于京師會姑舅連喪李于西
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
從京師己從通州己未孝宗皇帝上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勅命壬戌李子權
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
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
冠翠翹揚帔曳裾見焉其行于于也暫而頰瑱而流
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

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
進戶部員外郎會 今皇帝上兩宮尊號左氏進封
宜人給 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爲正德元
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官
官劉瑾等瑾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薦逐李子奪
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己巳左氏
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
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
舟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
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
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
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
星子於是左氏自徙於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
陽就左氏泝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
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奚
殊矣且蘇門箕穎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悟
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
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
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襟在
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

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
李子曰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
宿酒食稱賓至今不至矣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
處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
豉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
矣妻在內無嘻嘻門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今扃內嘻
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
妻不假手不藁巧咸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
人往予有古今之愾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
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
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氏山下杉棺柏槨負坎抱離
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杞
裏右嵩前頰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
曷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
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坎而宮汝藏汝封亦旣
考終汝曰啣約而修伸妍而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
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迺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
墳萬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斯丘

處士松山先生墓志銘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處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

有六歲先是處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顧惟啜白酒
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余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
子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邪然竟死也悲夫處
士有甥曰王泊賢而文實主乃葬事來速銘而處士
弟瑞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并掇拾爲志志曰處士
姓丘氏名瓌字伯玉號松山蘭陽人也父陵官至山
西左布政使娶谷氏夫人生四子處士長也幼穎異
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
愈已又時病目廼棄去以商遊吳中盡發其蘊爲詩
田是知名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

寢所處士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
請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僮與酌酒夜
則自撫其卧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
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經
營四十餘年遂起家至千金顧盡散諸弟男女及族
若所識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終不爲自
計嘗起第大梁東門結亭蔭木芙蓉菊亭旁更爲詩
先後所爲詩積萬餘數造詞嶮削棘蒞大類畫韓亦
爲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謔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
不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宮雜商若敲

金蔓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
簷帽非名士而罕與往來蓋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
云謂人曰我死稱爲松山處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
劉氏生子忠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員
薛嵩側室潘氏生子鐸常自憤其末年家事不遂臨
終曰我死薄斂不用槨棺首第書曰丘松山不瞑目
之柩又曰死即反葬母殯鐸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
反於蘭陽之兆與劉氏合忠有五子四女銘曰丘氏
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彥德始遷蘭陽傳之仲和實生
士能士能生陵處士三季璐瑛及珙璐至參政珙爲
縣令瑛才亦處處士捐館二季先喪惟瑛緋挽於乎
處士遠蹈跨時危行德孤敦實斂華獨行不疑人皆
劫劫我約而腴季承以官承志者吾歸于玄所從父
母祖

隱亭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徐氏郟城人也名聰字文博嘗亭隱上於是
稱隱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廉孝聞春
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行彷徨叢薄間遇
櫻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筭米
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

崔避舍之蚊君子不謂之恠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
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爲諸生攻文文又弗第
也乃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嘗往來
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道訓導
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嘆曰吾不試故藝向使渠
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爲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
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習考覈
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邃其思抑揚以厲
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懽然若失也勃而變已
翕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行矣於

是構齋植竹莪冠委裾講唐虞周孔之緒而乾州學
會官缺檄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猶其徒也於
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醴泉飢錢參政者出
帑金千檄訓導賑之或問錢奚捨縣而任學也錢曰
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飢婦有剝齒食
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使之不
飢而能使之不齒乎非情也夫剝齒救斃耳而今磔
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導謂其
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豪人惧歸我侵田
于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哂曰子謂我

兀兀腐夫邪其亭濼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說先王
顧益篤卽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至遇經
生學子則顧繾綣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度濼矣
於是又獲知濼亭先生云而濼上人蓋至今稱儉鯁
直篤行耽學必首先生先生宣德乙卯三月廿七
日卒正德辛巳九月一日年八十七歲娶陳氏義士
陳某女先卒繼甘氏壽官甘鍾女年五十三歲亦先
卒甘生徐固舉人女聘舉人趙應式卒側室趙氏生
徐確女適袁昂卒徐生曰於乎吾父幸有聞抑孰知
吾母者母貞懿寡言起家勤矣追遠近矣逮下惠矣
途路瘁矣然弗壽也貴矣抑孰知母者按徐氏諱保
國初始徙鄆城城一四三里許其世墓也以正德年月
日葬濼亭先生於墓而二配合銘曰楸楠在山匠氏
之耻和璞終蘊玉人其鄙囊穎攸脫乃斂乃歸剝耀
刮垢鉤贖探微約之身揆之文以嘏其嗣人先民哉

高處士合葬志銘

高處士者大梁人也名瑾字彥節年六十八歲正德
四年二月五日而卒葬鄭門塋矣後十有二年爲正
德辛巳而其配侯氏亦卒以明年正月廿七日啓處
士窆合焉侯氏少其夫二歲卒之年七十八矣生二

男子長曰珣東明縣丞權知黥縣又知東光次曰璐
從弟提殺之二女子一歸周鏞驛丞一歸陸澍典膳
珣生三男子長曰爵次曰仲嗣縣學生次曰叔嗣舉
人璐一男子曰愛李子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誦其言未嘗不酸心
流涕也蓋重傷時俗之偷云夫惑廢成真溺華忘實
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也乃人見藝材辯博豪縱赫
霍輒歛讐慕效稱賢或莪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又嗟
羨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佃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
閭沕無聞不見禮於輩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乃余今
幸知高處士處士固閭沕人也夷考其行則孝弟儉
直者也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懽事其二兄旦
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或道旁伺顏色蓋猶事
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然不務裘馬不喜酒不
畜媵婢嘗歲暮出取負欠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
見盡笑之處士不較也珣丞東明也強逆處士官邸
蹙額曰吾自不入公府今公府居邪會舊令代之去
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孰視之已而曰
君似弗如也令嘆服其直人又言處士家居里巷子
弟見之爲起拜肅立僮僕假借不復關白其主人雞

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侯氏者岩之女也事姑猶夫事母事二嫂猶夫事二兄嫂之子提殺璐也侯與處士計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以百金詣處士謝處士不受詣侯謝侯亦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邪君子謂夫婦者足爲媿德駢美者矣而顧咸聞沕閭閻弗彰吁足傷已足傷已珣之知東光也亦強逆侯侯弗往曰汝父不恬公府吾獨能跋涉就汝邪人言侯即老親戚子弟罕得見其面禮婦人問荅不踰閥出則擁蔽其面殆斯之類也夫叔嗣曰吾先消上人也高皇帝定天下也立幟以

定民曰赤幟軍白幟民曰義者傳白幟遂徙大梁從民義生一子九九生一子清濤娶李氏生三子聰讓處士銘曰墨不能朱石不能麻松栢冬榮厥操詎移居約履躡驗秉觀願我躡彼嘔蹴彼昭我晦匪財而富匪爵而貴蹈貞服朴是曰民之良高恰布衣孝弟直方閭里起敬閨人贊襄臧獲循循子孫赫昌今之梁孟考世莫識不有白季孰知冀缺不有景升孰欽龐德我言匪蕪徵此銘石

劉處士墓志銘

劉處士者泰和人也名熙字和皞號敬止於是稱敬

止先生先生歿二十年是爲嘉靖元年而其子潛始以中江教諭文衡於河南李子之提江西學也嘗識潛諸生中異之而首拔之於是潛見李子而泣而求銘其父墓曰於乎潛死罪死罪父歿二十年矣而墓無銘也潛誠死罪死罪雖然有待也非敢後也李子曰往吾按泰和也嘗聞若父矣矧潛也遊吾門序曰曰劉氏者其先金陵人也後徙泰和之珠林已又徙荷山號荷山劉氏諱公唯者潛曾大父也號醉德醉德生元鎮號訥軒訥軒生處士卽敬止也處士少孤不仕然讀易精詣授之弟弟官新會簿授之子子以之第授之徒徒多爲名流處士故善酒母嘗病韋處士籲天求身代獲愈於是絕口不酒亦不復肉如是者幾十年周旋膝下母竟以壽終母之終也處士苦塊棺側以俟其弟來凡年餘無渝無惰蓋其性方剛得諸天者如此而族屬有犯或弗悛者必鳴以攻之諸生弗率者斥去不少貸以日服其誼而憚其嚴云處士生某年月日年六十六歲配蕭氏石岡大家子與處士齒德相高先八生生子一潛也女一適某潛配歐陽氏生子二女一李子曰予讀泰之九三而知天人之交也劉氏其田之矣夫劉氏於趙

宋顯矣科第甲一邑是後寢遠而寢微非謂無平不
陂無往不復者歟夫醉德而下三世約矣然能歛華
而敦實守一履朴堅德固性迄於潛也文行卓如後
將有大聞於時非謂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者歟夫天人判者爾往來進退磨猶符券至數百年
而猶合於劉氏見之故曰予於泰九三而知天人之
交也銘曰耕也或餒蔣也或萎惟德之綿其悠如泉
流之爲川渟之爲淵流之匪爵渟之匪約君子有義
後食其福

梅山先生墓志銘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
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
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
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吊焉門有懸紙總惟在
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甘寢弗安也
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
忠歙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子
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
奚不來也演曰父母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
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

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爲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
編修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其失也內孚而外化之
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巧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
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
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
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
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奉其背曰汝吳下阿蒙
邪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
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
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
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奉其背曰久別汝汝能
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
明日造梅山耶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懽於是多邀
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
之梅山起牀坐曰弼瘧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
件令演辨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
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
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
膝上爲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
時李子因說曰君病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

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
何太喜一焰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
輝絳玉朶朶艷丹霞愛爾真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
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
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疾吾醫之立愈
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黃岐鵲佗至今存可也
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歛也號棠樾鮑氏
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里號慈孝
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芳文芳父思齊珍號清
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江氏
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化
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櫬還
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
葬某山之垂銘曰崎嶇崦巖人謂非險淵洄瀕洞猶
謂之淺坦彼周行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嗟
鮑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

空同集卷第四十四

墓志九篇

寄傲先生墓志銘

北郡李夢陽撰

先生名玉字廷瑞姓韓氏通許縣人也初先生舉於鄉拜郟城知縣郟邑小而賦繁民弗堪也以是困先生憐焉而例體邑政無巨細必關白於所司令始行或見弗之合即美格閣以是民愈困先生於是則竊嘆曰若是奚令為也凡其細則輒自標號行不盡關白所司於是所司怒督責之而先生則又抗言執理

往往無尊巽色於是所司謂先生傲轉相擠陵斥先生乃棄官歸稱寄傲子而通許俗人士大都宴會酒權爲適罷官則更放騁而出其官時所營製如冠袍裘馬噐皿華綺諸等盡銜耀鄉人曰不如是猶夜行也而先生歸則獨嗜古書竒字性又不酒第閉門坐課兒孫曹於是大爲鄉人所不悅目爲韓恠而先生稔患目又寡言咲對客長揖寒暄而已第瞑目坐於是人益遠先生先生弗動也今俗喪即人士家崇豪奢文具先生父母喪也則惟據典實廬之墓兩喪者六年以斯觀之其平生足推矣大梁人李知縣先生生姊夫也每招之來會其長子禹卿從空同子游又其孫鼐爲儀賓而其同邑李知府亦罷郡居大梁正德末先生乃徙大梁居焉是時道州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河南聞先生有數學敦禮之叩焉先生辭謝卒不傳嘉靖二年七月空同子會先生於酒筵見其篇文富贍而嶄巖驚曰寄傲今七十歲矣乃爲此文邪時李知府亦在坐曰寄傲尚作蠅頭楷字與人札即片紙吾未見一畫苟也空同子喜曰壽徵壽徵居無何儀賓鼐喪其配君禹卿喪其妻而先生亦不起矣於乎於乎是年八月十八日也按韓氏其先項人

也諱諒者始遷通許而先生父諱敷嘗爲臨淮知縣
東城兵馬指揮娶劉氏以景泰某年三月廿八日生
先生先生配苗氏有子五人女一人壻曰賈希朱孫
男女某某卒後兩月禹卿奉其柩返葬通許之塋并
其二喪舉云銘曰胡爲而官三歲而掛汝冠胡爲而
遷與其二喪同旋於乎孰畀予以賢孰躋之使顛孰
嗇之使寒悠悠乎蒼天

明故王文顯墓志銘

王文顯者蒲商也名現字文顯號噫菴子初文顯爲
士不成乃出爲商嘗西至洮隴踰張掖墩煌窮五塞
歷金城已轉而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已又涉汾晉
踐涇原邁九河翱翔長蘆之城竟客死鄭家口先是
王教諭有五男而文顯長父官旣卑貧又四弟望我
立以是文顯乃棄士而就商商四十餘年百貨心歷
足跡且半天下然卒老於鹽場文顯之爲商也善心
計識重輕能時低昂以故饒裕與人交信義秋霜能
析利於毫毛故人樂助其資芥又善審勢伸縮故終
其身弗陷於筭羅文顯旣以商起家乃大室廬備賓
祭畢婚嫁四弟各成立王氏固奕奕彰矣而教諭君
罷歸顧獨出分其長子文顯則第涕泣自咎責罔彼

辯乃效作五噫之歌歌曰仰彼昊天兮白雲霽霽噫
莫慰父心兮子之罪噫朝入埽除兮出而暮思噫清
風飄裳兮明月鑿之噫古有履霜兮實獲我志噫歌
畢遂號噫菴子教諭君聞之悔泣父子如初弟珂者
之舉於鄉也會文顯省親歸稱觴遞壽其父顧之喜
曰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文顯嘗讀史
以孔明取劉璋爲是又謂宋黨禍成於蘇公非程子
激之也間質於其父父則又大驚喜曰現也汝商而
士邪乃吾今何憾矣吳龍者僮也嘗竊於文顯文顯
寬之一日外盜求文顯急執龍刃脅之龍卒不言文
顯匿所其父聞之則又大驚喜曰現也利而義者邪
然天固鑿之邪文顯嘗訓諸子曰夫商與士異術而
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
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
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
鑿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按衛推官張
君狀王氏滎河人也諱仲文者元末徙蒲耕於蒲南
十里今稱王家庄是也仲文生彥純彥純生景嚴景
嚴生秉信秉信生王榮賓鄉飲以壽官榮生馨嘗教諭
者也教諭娶張氏以成化五年九月十日生文顯嘉

靖二年五月九日卒年五十五歲娶潘氏生崇仁崇
先崇道州學生也女二長適監生李廷光次聘蔣澄
孫男二人女三人文顯既卒之明年二月某日葬東
原之塋銘曰珠不珍貢而輝汝淵鶴不翼天而唳汝
田我得匪苟我室則盈我有不有我利則成義不入
於穴仁而免於盜兵逾艾而殞於旅茲天邪人邪數
邪

明故李大法合葬志銘

李大法者予門人李瑛之父也。倫字大法祥符人
也而居之杞大法父曰李洪洪父祿祿父讓初洪武

辛巳河灌大梁於是讓挈家走杞水平或勸之歸讓
曰梁杞百里耳何必歸後辛巳河又灌大梁讓子孫
遂免于走明年壬午九月二十日大法生于杞正德
十六年歲又辛巳人詢詢謂河且復來是時瑛以學
諸生寓梁或勸大法胡不俾而郎回杞大法笑曰天
地數若是齊邪已而河卒不來大法娶于崔瑛母也
崔生天順癸未三月八日後癸未是為嘉靖二年三
月三日而崔氏卒大法素椎飲慷慨無憂少貧嘗為
親負米力販魚鹽然處之灑如也及崔卒則顧鬱鬱
有戚容於是瑛蹠問曰父何憂也大法於是仰天長

吁良久曰嗟吾將去汝曹是以憂也瑛曰兒聞之陰
德陽報父鯁直無私曲惠流於窮人孝弟忠厚鄉閭
信之斯必壽大法曰嗟汝諸生也不知天道邪天數
周則易世之人逝焉者寡矣汝母不癸未生癸未死
邪明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大法果卒於是君子謂
大法知天順命李瑛問其師曰仁者有不壽乎曰有
之仁而壽者理也或不者其數也仁而謂必壽則堯
舜周孔雖至今存可也於是瑛吞聲哭曰父未嘗學
而知天順命已而曰吾母之奉姑也姑蒙母顛天願
以身代者六年而姑目復開其事夫也罔不敬也然

罔不勤也如是而弗之壽亦豈數否邪李子曰嗟瑛脩
短非所論人顏跖是也自教之衰也孝弟忠信之士
不表於鄉閭於是田野篤行率閭焉無聞如大法者
夫婦純懿設非其子瑛以文學與縉紳游即美誰其
知者於乎斯足以觀世矣大法子二長琨取屈氏次
者瑛也取馬氏女二一適杞生王用中一適溫舉孫
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年月日葬杞東郭堤外祖塋
與崔合銘曰人也葺爾行則蹶爾祀東門原有穴邃
爾配與之同亦云遂爾千秋萬歲佳城蒼蒼

賈道成墓志銘

賈道成者通許縣人也父曰賈定山西按察司僉事
母曰劉宜人以成化甲午四月二十日生道成生踰
年而其母亡又二十二年其父亡賈生乃奮厲自立
力學曰始吾名也父名我曰希朱及字也字我道成
斯非望我為紫陽徒邪於是志洛閩之紹而深之以
造乃賈生顧又專易嘗俯仰高下旁觀流形而問李
子曰月盈虧者何也李子曰日映之也光之虧也去
日遐抑又聞月丸也視側則光虧賈生曰丸之譬謬
也夫既日映之也彼生之哉也懸如弓或又瓦仰何
也又嘗問李子聖人觀象而繫辭也三極獨不言象

何也李子曰道

象邪動者道邪賈生不荅賈生游

郡學廩矣竟弗

於有司人於是頗咎賈生曰文奚

不時也或曰賈

韜默或曰枯而神短賈生聞之亦

不荅乃顧嗜吟

德戊寅九日李子賈生共汎城隅

之陂賈生詩曰

小澄霽澹澹浩浩樓臺感杏林石

晶窈霜露載零徑蘭凋槁偉彼松筠哀此衆草人生

幾何榮名是寶辭調高逸李子未之和也第扣舷歌

蕪葭之章應焉已而賈生還邑則又作詩曰郊原曠

以修零霜一何凄飒鴉噪枯桑故城委蒿藜黃鶻輕

四海游子乃念歸懷瞻顧里閭怛焉傷路岐意若自

傷靡遇者人於是頗復狹賈生疑之踰年而賈生病死矣正德己卯五月二日也年四十六矣賈生即病顧猶不輟吟病間目其弟希尚曰吾作一詩自吊誦畢瞑希尚及從群弟侍聞之皆泣賈生復瞪目曰斯何傷古誰不死遂長瞑生嘗自謂滌泉子凡所述稱滌泉子云亦其不食讖歟初生喪弟喪妹喪繼母喪喪兄已復喪妻妻知縣韓玉女也無男女遂絕希尚奉兄柩以卒之年十月十日葬之父墓之側李子曰予嘗志其父墓矣是故於賈生不復及其家世銘曰家將興賢者先生家將殃才者先亡其生也登其亡也崩夫賈氏者顯也積五世矣及其季也累然衰經之繼也吊者出而唁者至矣嗚呼道成胡亡胡生吾女銘乎

明故何君合葬志銘

何儀賓文昱者我從孫外舅也一日李子酒會要何不來問何何不來也曰奔母喪耳李子瞿然驚曰乃予罔聞其母疾曰其母足背丁白而粟母弗謂其丁也爪破之已又難而行丁乃走內攻母竟死後數日何儀賓來我泣而丐銘問之果然又問奚兆何曰吾父歿廿餘年矣母丁之前夜夢父馬而過叱母曰速

從其來按何氏其先河間人也後徙汴耕朱仙鎮西
曰全者壽官也生二子長曰何君諱禮字大用娶陳
氏先卒再娶慕氏生四子長儀賓也配沁源郡君次
文昇次文晨次文星縣學生二女一適劉鷺一爲鎮
國將軍夫人初從孫議婚也人皆曰何儀賓賢問何
賢曰貴而禮問其父人又皆曰何君賢問何賢曰富
而義旣婚也李子之嫂會慕氏歸而又稱慕氏賢問
何賢曰然而和李子曰立莫大於禮利莫大於義默
莫要於和夫何氏者三善備矣烏得而不與何君生
正統五年十二月九日卒弘治十四年三月一日得
年五十五歲陳氏生正統九年十月十日卒成化十
七年七月廿八日得年三十一歲慕氏生天順八年
七月九日卒嘉靖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得年五十九
歲合葬西韓村之墓銘曰天之道還兮地之義完兮
還視爾履完視爾美美哉爾阡穿不及泉吉而安兮

明故蔡思賢墓志銘

蔡思賢者夷門之隱人也名鑑字思賢號淨居道人
初蔡之冠也筮賓敦典議字焉蔡長揖謂賓曰字我
曰思賢賓問何也曰竊聞之鑑以鑑貌人以鑑心非
賢不可吾其思之矣其長也勤敏以周物恭儉以裁

用和易以混俗廣施以闡仁禳惡以充義敦詩書以訓來陳古今以驗往其久也質往者服濡訓者革耻擯者避德施者親於俗無睽在用靡匱物歲行成君子於是謂蔡子善自字其老也稀省以息慮玄冲以導和游適以陶真歛退以諧物是故身鮮疾疾家無橫非人無詬謗兄弟式睦子貴犬州遽遽于于怡然考終斯隱人之行也李子曰予於蔡有三徵焉夫安壽言者天之所以優善類者也蔡氏備之足稱善人矣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今見之不足占世乎按蔡氏其先潯陽人也名

宗先者國初從軍南征渡采石充海船米字號牌總兼領庫船嘗赴景陵衛格以戰檄賞銅鐵五石已論平陳功又賞銅錢漿酪諸筆可曰蔡保者隸彭城衛護周王永樂間調護衛入京而保以鞍匠留侍王遂居大梁保配王氏生子四長曰玉次曰琰次曰良又次曰璟琰配鄭氏生子二長即思賢次曰銘生女一侍周懿王封夫人思賢配蔣氏生子三長曰俊信陵王典膳次曰俸濱州知州次曰佩思賢生宣德壬子九月十九日卒嘉靖癸未四月九日得年九十二歲弘治末嘗詔拜壽官蔣氏生正統庚申正月二十三日卒

正德乙亥二月十一日得年七十七歲蔣之卒也業
葬土城南故雞鵝池地於是啓其窆與夫合是年七
月有八日也銘曰蔡子篤行爰以孝聞嘗冀顛天介
福何云蔣也相之執恭守勤奉姑服勞或至夜分子
剖郡符飭躬流芬雙玉載瘞連理同墳於惟茲野有
賢在下過者立馬厥淚攸灑

江都縣丞蘇君墓志銘

江都縣丞蘇君者尉氏栢岡里人也名琇字彥器大
父春生五子第四曰明明亦五子第三曰蘇君蘇君
亦五子第五曰濟衆來請銘其父墓往左生告余曰

蘇君蓋少時一憧憧人也然顧內修攻學學足以第
也然乃竟不第竟爲丞其始爲丞也人告之曰江都
土浮俗僞蘇君曰嗟是欲使我先僞逆之邪夫僞逆
之必先覘顏色顏色之不得必機關其言語言語之
不得必鉤贖其陰細此而不得必有誤中之民矣安
有爲人上而忍爲此者邪卒不以僞逆江都民江都
民見其丞誠也亦率誠事丞居無何蘇君歸民相挽
留泣曰丞柰何歸蘇君曰田荒矣歸欲錫之耳民曰
錫田勞孰與爲丞君笑曰汝謂丞爲逸乎竟歸徜徉
以壽終今按厥子銘狀蓋蘇君生正統三年十一月

四日卒正德五年八月五日得七十有三歲左生稱其壽是矣狀曰以明年三月一日葬城西之原又曰蘇君五子皆出自韓氏其父五子皆自王氏其大父五子皆自某氏銘曰東有嘯臺塘如嶂如蘇家在西芥如堂如其中坎如並峙儼如

明故遙授滄州判官賈君墓志銘

賈君者通許縣人也蓋賈氏世居通許今其墓有三一曰韓朱岡墓一曰郭東墓二墓者賈氏宋元以來墓也累累相望一曰三里岡墓則并君曾祖以下君曾祖諱贊洪武間以人才爲鉛山縣知縣贊生麟封

監察御史麟生恪少與婁良齊名語曰婁良賈恪氣如山岳恪舉進士官至山東叅議是爲叅議君叅議君有三子而賈君長最賢二弟又並賢顯貴無忝於賈君以故通許人推豪鉅族無能先賈氏于是賈氏族聞天下而賈君又自讓次其世系播之人故賈氏諸所名德及諸陰細行可誦說者乃咸由是彰矣故曰成賈氏者賈君也天順間募馬實邊賈君入其馬爲監生已患癩癥鬚眉皓爾叅議石會又平賈君乃力上書辭曰臣疾弗克事事願給空銜養母歿身許之得遙授滄州判官拜于家前叅議君致其仕來

居大梁日與老長會約遊大梁人蓋咸望風尊敬之
及君拜官亦日與老長會約遊而大梁人輒又望風
尊敬之顧愈甚故人爲之語曰賈君善繼志晉君性
靜重少言不喜酒遇酒到口輒推去然坐竟席席上
人即嘵嘵啾啾宣拳臂相狎侮賈君第坐顧竟席席
上有歌舞女賈君第坐如無歌舞女即竟席不見其
不衣冠歸也夫鄉飲者天下之大防也今鄉里無賴
子弟類鑽刺深衣大帶炫曜而官宦士謂不甚益
而弗省也及賈君爲鄉飲賓乃遂言鄉飲禮廢之行
然今亡矣其坐以正統七年七月三日卒正德四年
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八歲取王氏生二子希程希
吳一女爲輔國將軍夫人繼取耿氏生三子希高希
言平定郡君儀賓希冉一女適李鯨君名宏字仲仁
號懶雲居士云銘曰有雲澁澁以觀我時其行施施
卷於遺雲奚悲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志

信陽何景明爲中書舍人無何即致仕歸歸逾年喪
其父已又喪母將葬佻來乞銘余技涕曰余始與景
明友蓋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封徵仕
郎中書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文實其先

居羅田曾祖太山始徙信陽高皇帝過信陽樹二
旗令曰爲我軍立紅旗下爲民白旗下於是太山即
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典術鑑生何公何
公少使氣大言任謀然數困鮮成事人不之奇也有
盧翁者識之女以女語人曰吾甥三十當有聞是後
有異人產其家公三十果辟爲布政司承差見諸承
差者污賤無藉也又率務裘馬四相高何公耻之獨潛
飭行檢誦書久之頗自表見而布政使吳節因竊推
之特使董大役事出其金公則立辨顧又入其羨金
請賑貸所全活以萬數吳公乃大喜以爲賢引置心

腹成化末關中大飢詔發漕粟萬石至衛口曰河南
發卒轉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
乃即登以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恚曰今關
中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柰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吳
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糴可遂得萬石乃因
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即罷若役仍給粟入一石二
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入願出金一而不肯受
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耳二郡嗷嗷之口而省粟
萬石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於是著名河南然
顧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震

懾皆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俾都御史劄屬括名馬
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筆汗簌簌下何公在
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劄
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爲會寧渭源二驛丞又有抗
監貢獅番武官及禽巨滑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
著者焉何公爲人大段厲氣義不欲齷齪與世浮沉
或見尊官大人有弗潔也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
時按察使陳選見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嘆慕之
曰陳按察真男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
御史行縣至縣簿尉以下當徒走奉輿馬行輒數十

里何公於是仰天竊嘆曰嗟乎可以去矣遂即棄官
歸然省無馬騎有人資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
舍城西溪上即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即無小大
咸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
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
人即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即前盧翁女盧翁
有異術嘗以策干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
於難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家羅山盧
家故與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氏
死乃力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產異人者此女也乃後

二氏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
景暘舉人而李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孟洋今為
行人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盧氏
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李氏與何公生
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空同集卷第四十四

